

## 几乎没有例外的，沉默的被侵害者背后，大多都遭受过来自原生家庭的漠视与遮盖。

妈发消息说“妈妈，我不想回学校。”阿莉原本以为她会得到宽慰，谁料妈妈冷冰冰地回了三个字“为什么”。阿莉不明白，已经发生这样的事了，生养自己、爱自己的父母，为什么还要问“为什么”。

可怕的不仅这些，在传统社会语境下，女孩们还会陷入“受害者有罪论”的陷阱。譬如，外界以为你有美貌，在社会上能得到很多优待和福利，但在罪恶事件发生时，舆论的声量往往在无形中走向指责，美貌、穿着、言行举止反而成为受害者的枷锁，甚至迫使她们陷入自我否定的闭环。

据阿莉回忆，那段灰暗的日子，她总一次又一次地加深自己的痛苦，但错的是受害者吗？到底自己做错了什么？事实上，阿莉没有错，错的是加害者。疫情期间，阿莉读了《呼啸山庄》《飘》，第一次有了女性认知的觉醒，她决定不再放自己“坠落”下去。“在我自己破碎的时候，没人拉我一把，大学时，我选择了悉尼大学犯罪学，希望用知识化作盔甲，保护更多人。”

长大后，静怡才意识到远方哥哥的行为就是一种猥亵。那年静怡32岁，有个9岁的女儿。当女儿开始阅读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》时，静怡没有阻止，而是告诉她：当一个女孩被欺负了，那确实是肮脏的错事。只不过，错的是欺负她的人，肮脏的也是那个人。总之，绝不是她自己。

### 隐秘的男性受害者

另一个残酷的事实是，隐秘的男性受害者，比起群体性的受害女性，更不容易被人发现。

BBC纪录片《被性侵的男性：打破沉默》曾披露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：在一生中的不同阶段，1/6的男性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性侵，但只有10%的人会选择报警。尤其在未成年群体中，基于取证困难、不被主流价值观所关注，受害者本人被耻辱感支配等原因，男童被性侵的惨剧正在持续发生。

22岁的山东男孩小程从14岁起，遭遇熟人性侵长达近三年，身体和心理均遭遇重创。他曾试图求救，但事情本身超过了大多数人的认知，因此他的呼救没有得到认真对待，甚至遭人调笑，被评价为“赚到”“身在福中不知福”。

小程家在山东临沂附近的农村。父母都是农民，文化程度不高，家里还有一对比他小三岁的双胞胎弟弟。小学毕业后，为了方便小程去县里的初中上学，父母把他送去了一个远房亲戚陈叔家寄宿。最初两个月，小程感觉自己生活很愉快。

但后来，有一次，陈叔喝醉酒后将小程实施性侵未遂，被小程用枕边的笔扎伤腿部。小程慌忙逃回家，走了一整夜，刚进家门，还没来得及告诉父母发生了什么，爸爸

就铁青着脸扇了他一巴掌。原来陈叔已经给他们打了电话，说小程沉迷游戏不能自拔，陈叔劝他睡觉，反被扎伤了。

当时，无论小程怎样解释，将实话说了一遍又一遍，父母都不信。陈叔夫妻俩都是县里有口皆碑的体面人，父母无法相信陈叔会对小程做出那样的事。小程说的话超出了他们的认知，他们甚至觉得小程是为了玩游戏，才编造出如此“离谱”的谎言，陷害对他很好的叔叔阿姨。

小程被父母押着给陈叔道了歉。在之后的三年，小程患上了抑郁症、经历过自残，活在巨大的屈辱之中。他曾试图找到街上的穿着制服的人控诉，但对方听了后，眼神中的戏谑至今小程还记得：“你被强奸？开玩笑？”

小程的希望，在他说出那句话的瞬间彻底破碎。他绝望地在街边走边走边哭，大家都觉得这件事不可能发生。成年后，小程据理力争，以鱼死网破为代价，为自己讨回迟来的道歉。父母要求陈叔赔偿6万元，他们也同意了。转账、删视频、道歉，小程沉默地看着这一切。

刚开始的畅快过后，只感觉窒息，因为伤害小程的坏人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。工作后，小程情绪失控的事情很少再发生，14岁那年的伤口开始慢慢结痂，但在他心里留下了一块疤，很少再疼，但也始终消不掉。

“坏人已经被我打败了，以后要好好生活。”小程心里默念，决定将自己的经历摊开在阳光下，这是他与14岁的自己正式告别的方式。

（文中伊娜、于朴、阿莉、阿喵、静怡、小程均为化名）